

根据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获2008年「夏衍杯」一等奖

越狱 倒计时

熊桂坊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根据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获2008年『夏衍杯』一等奖

越狱 倒计时

熊桂坊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狱倒计时/熊桂坊著.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605-3607-1

I. ①越… II. ①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0413 号

书 名 越狱倒计时
著 者 熊桂坊
责任编辑 巴陇锋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 82669096(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00mm×1 000mm 1/16 印张 12.375 字数 21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3607-1/I·24
定 价 22.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8525

读者信箱:cf_hotreading@163.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当我完成这部作品后，一些朋友建议我找个名人写序，这样可以扩大一下知名度。要不，怎么写了几本书也没见什么鸡飞狗上屋的热闹景象。应该说，朋友们的建议多少带有某种担忧，其心可鉴。可我本一介北漂草寇，上哪去找名人写序呢？与其“狐假虎威”，还不如让自己真正地具备一点虎威，现在的读者口味各异，未必就会买哪个名人的账。作为一个死心塌地愿为文学创作“顽固”到底的人是不应该拜倒在功利的台阶下的，我渴望成功、渴望得到文学的认可，更应该把所有的力量聚集在作品中爆发，把自己立于文学的拳击台上让广大读者去拳打脚踢。如果我被击倒了，在短时间不能爬起来，那就灰溜溜地滚蛋吧！如果我还能摇摇晃晃地靠在围绳上，那就得像拳击台上的阿里一样跳上几脚漂亮的梅花步、挥舞一阵凌厉的组合拳了。真正成功的作品在于作品本身，与名人无关，所以我就不麻烦别人了，还是自己凑合着写个不知道算不算序的东西吧！

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永远记住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而奋勇抗争的先辈们。当小说稿完成后，我并没有马上去发表，而是根据小说改编了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希望通过电影的形式让广大观众获得与小说不一样的艺术感受。该剧本获得了2008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夏衍杯优秀电影文学剧本奖”，并被政府采购。剧本的成功使我更加坚信，无论以何种艺术形式出现，只要作品能够反映广大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观，就能获得很好的效果。而长篇小说能够使一部分喜欢阅读的读者与剧中的人物保持恒久的心灵沟通，激发人们心底难以割舍的

情怀,寻找远去的那份感动和敬仰。为此,我衷心希望小说能与读者尽快见面,为广大读者送上一份珍贵的礼物。

作品主要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某集中营里被关押的中国战俘劳工集体越狱的故事,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背景创作而成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区设立了许多关押中国战俘劳工的集中营。与纳粹德国一样,日军除了血腥屠杀我军民外,还大肆抢掠中国的各种战略资源,并将大量的中国战俘劳工押往日本从事非人的体力劳动。在华北某地的南坡集中营,中国战俘劳工曾举行过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集体越狱。这次越狱是所有中国战俘劳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典范,它所体现的智慧和民族精神都是空前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映盟军战俘越狱的作品(包括影视作品)不乏上乘之作,作为二战中重要战区的中国战场的这类题材在近些年也开始有所表现。但也许是战俘劳工题材过于血腥和沉重,人们似乎不愿过多地回忆那段苦难的岁月。《越狱倒计时》让我们看到的是,当年的中国战俘劳工在面对生死存亡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是无与伦比、感天动地的;他们没有被侵略者的淫威所压垮,而是以不屈不挠的斗争捍卫着民族的尊严。该作品在真实历史素材的基础上经大胆创作而成,虽然有太多的艺术加工,但它所呈现的真实和精彩刺激足以令人窒息。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但我们依然可以近距离“触摸”当年那一幅幅难忘的画面。希望这部作品能给当年的中国战俘劳工一些告慰。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尊严而战斗到底、永不放弃的先驱们,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尊敬。

熊桂坊

2010年4月于北京

公元 1943 年秋。

夜幕重压下的华北平原，苍凉悲怆。广袤的大地被日本侵略军的炮楼和绵延无际的铁丝网分割得支离破碎，田野、村庄了无生息，空气中弥漫着屡遭劫难后的不安和惶恐。辽阔的平原在一片混沌中变得更加模糊……

雾气层层叠叠席卷而来，透过浓重的夜色，在通往刘庄的小道上突然出现了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

刘庄在沉睡，人们都在期盼着度过一个安稳的夜晚。

村西头的铁匠铺小院的一间屋子里透着柔和的光亮，一排新砌的炕上工工整整地摆放着两床粗布棉被，一根红色蜡烛跃动的火苗映照在一张娇嫩的面庞上。新娘子郭小环身穿一件红色短褂，独自坐在炕头黯然神伤。今天是她嫁人的日子，可她的脸上看不出一点喜庆。空空荡荡的屋子没有一丝生气。想到马上就要对一个今天才刚见面的男人宽衣解带，郭小环心里除了茫然就是恐惧，她还沉浸在失去父母的悲伤中。几天前，她的父母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下，仇恨和怒火一直徘徊于心间，她哪有心思去想到嫁人！只是那邻村的表哥不忍心看着她无依无靠，更怕她被鬼子抓住——如今这年头大姑娘单身一人是最让人担心的——表哥与表嫂一合计，便将小环嫁给了刘庄的光棍铁匠刘铁浩。虽然他们事先并没有征得郭小环的同意，但他们确信这是小环最好的归属。女人有了家，也就有了依靠，以后的事只能走到哪算哪。婚事办得简单而匆忙，没有花轿，没有酒席和客人，表哥表嫂把小环送到铁匠铺后就急着赶回了，整个过程就像完成了一次脱离封锁区的安全交接。

新婚之夜没有一个家人和朋友，嫁人如同避难，郭小环不知自己的下一站又会停靠在哪里。今天是她第一次见到铁匠，这个就要成为她丈夫的汉子在她的脑海里是模糊的，她仅依稀记得他是一个高大而又有些强悍的汉子，其他的一无所知。郭小环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剪刀看了看后又放下了，不过，她可没想到自杀。早在几年前，她所在村子的妇女们就成立了“剪刀队”，那可是被鬼子逼出来的。日本鬼子奸淫成性，剪刀队的女人们随身都带着一把锋利的剪刀，即便是死也不能让鬼子得逞。如今这年月，女人们要活下去真不容易，她们东躲西藏、无处安身。鬼子四处扫荡，见男人就抓，见女人就淫；男人根本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大多时候女人只能靠自己。郭小环并不敢指望这个普通的铁匠能给他带来安宁，可她自己就这么点能耐，大

不了就是一死。郭小环一想到这里就万念俱灰，新婚之夜并没有让她看到新的希望，似乎还有更多的恐惧在等着她……

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紧接着掀门帘的声音响起，郭小环将剪刀扔在了床头。她以为是铁匠进了屋子，便背过身去。

进到屋子里的是两个日本兵，这两个家伙见一个如花似玉的花姑娘独自坐在炕上，便如恶狼般地扑了上去。

郭小环吓得大叫起来，她拼命反抗，可还是被这两个鬼子按在了炕上。她在慌乱中却怎么也拿不到那把剪刀，她的眼神逐渐变得绝望，身上的衣服正被两个鬼子一件件剥下……

这时，新郎刘铁浩正在伙房不急不忙地冲着凉水澡，可那心思早就飞入了洞房。这小子长得身强体壮，一双长期握铁锤的双手格外有力。在如此战乱的年代能够娶上一个这辈子都没见过的美人，铁匠心里美得像吃了蜜似的。新婚之夜如火般的烈焰早已使这个刚强的汉子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可他又担心自己的莽撞吓坏了妻子。铁匠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他擦干身子穿好衣服后走出伙房。

郭小环的叫喊声在黑夜里如炸雷响起，刚走出伙房的铁匠不禁打了个寒战，他一阵风似的朝新房跑去。铁匠冲进屋子，一幕最无耻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只见两个鬼子正在强行扒着新婚妻子的衣服。一股血流直冲铁匠的脑门，自幼就有练武习惯的铁匠可不只是会打铁；他那对拳头像暴风雨般地砸在了两个鬼子的头上，被打得满地找牙的鬼子根本没机会去拿早已搁在一旁的步枪；随后他又操起铁锤，三下五除二把两个鬼子打得头破血流、脑浆四溅。

郭小环被刘铁浩迅雷般的勇猛之举惊得目瞪口呆，命运正无情地碾碎这个弱女子所有的希望，她以为自己将在无助的耻辱中死去，可一切都在转眼之间改变啦。这个仅用一己之力就能拯救她的人真是那个她不想嫁的铁匠？真是她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要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郭小环身上只剩下一层单薄的内衣，她瘫倒在铁匠怀里。

铁匠意识到危险并没有过去，他轻抚着妻子的脸说：“别怕！有我在就不会有事。家里不能呆了，咱们得赶紧走！”

铁匠将衣服披在郭小环的身上，他那刚毅的目光和从容的举止让郭小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依靠。郭小环这才真正地看清了自己的丈夫，一个可以力拔山河而又宽厚质朴的汉子。她立刻扔掉被弄脏的衣服，从包裹里拿出几件新衣穿上。

突然，门帘被一支带刺刀的步枪挑开。铁匠迅速闪到门旁顺势抓住伸

进屋子的步枪猛地一拽，一个鬼子一头栽倒在屋内。铁匠随即手起铁锤落，这鬼子即刻被开了瓢。这种对付闯进家里的鬼子而采取的方法日后被华北百姓广泛运用，并被称作“挑帘法”。

小院外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此时的铁匠已经杀红了眼，他刚想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郭小环挡在了他面前。

“你去了，我咋办？”郭小环紧张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并随手揣上了那把剪刀。

妻子那娇美的面容让铁匠冷静下来，这么冲出去等于是送死，他不能扔下妻子不管，更不能让她落到鬼子手里。铁匠即刻拽着妻子朝后院跑去，他们翻过低矮的围墙很快就跑进了漆黑的荒野。没过多久，枪声响成一片。

铁匠铺小院燃起了大火，整个刘庄都被点着了。

黑夜里，日军炮楼的探照灯形成的交叉光柱在旷野不停地划过。铁匠带着妻子一路狂奔，他们不敢走大道，只能在田边的旱沟和草丛中前行。没过多久，郭小环累得再也跑不动了，铁匠背着她进入了一片玉米地。黑压压的玉米地静得出奇，铁匠找了一个地方铺上玉米秆；他扶着妻子躺下了，脱险后的疲惫和虚脱使他俩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郭小环伏在铁匠胸前塌实安稳地睡着，经历了刚才那阵搏杀的场面，她的心已经完全属于丈夫，所有的疑虑和不安都消散殆尽。

不知什么时候，一只讨厌的蚊子在郭小环的脸上叮了一下。她揉了揉脸上肿起的包块，却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快。

“你醒了？”铁匠轻声问道。

郭小环感受到铁匠重重的呼吸声，她能清晰地听到他扑扑的心跳。

“你一直没睡呀？”她关切地摸了摸铁匠滚烫的面颊。

“我也刚醒，你冷吗？”铁匠搂紧了她们。

郭小环感觉到丈夫火热的胸膛里涌动着无法抑制的狂潮，她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不能自拔。她温柔地说：“不冷！我都是你的人了，都依你……”

铁匠亲吻着妻子嘴唇和柔软的脖子，然后他将自己的衣服垫在被压倒的玉米秆上，他生怕将妻子柔嫩的肌肤磨破。妻子温柔地配合着，铁匠进入到妻子充满爱意的缠绵中，他的每一次推进都如同耕作。快感使两个翻来覆去的身躯穿过黑夜的沉重，散发出诱人的生命力。远处不时传来的狗叫和零星的枪声淹没在空旷的原野。新婚的激情在苍凉和血腥中交织，一对新人紧紧交融的身体重重地撼动着大地。虽然他们的家被毁了，可是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

“铁子！我会怀上孩子吗？”郭小环被丈夫健壮的身躯覆盖着，她感受到生命的种子正在播下，新的希望使她激动不已。

“我们会有孩子的，会有很多的孩子。鬼子迟早要滚蛋的，到时我要建一个大大的房子，一家人不再受罪。”铁匠说着将衣服严严实实地盖在妻子身上，他紧搂着妻子继续说，“如果不赶走鬼子，我们是活不下去的。眼下，我们只有先过了封锁区，先躲过这阵子再说。”

当阵阵微风吹动着玉米秆哗哗作响时，铁匠带着妻子又上路了。

天亮时，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子旁。为了保险起见，铁匠让妻子呆在玉米地里。他独自去一个村子找吃的，顺便察看是否过了鬼子的封锁区。

“你一定要回来！别扔下我。”郭小环一把抱住了他，她不想离开铁匠半步。

铁匠也不想离开妻子，可要继续赶路就必须找到水和食物。

“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你在这儿等我，哪也别去！”

铁匠说着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涂抹在妻子脸上，直到看不清妻子的鼻子眼睛。铁匠把妻子搂在怀里半天没放手，他有种不祥的预感，此去是否还能平安地回来，他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考虑再三，铁匠决定还是独自去一趟前面的村子摸摸路。

铁匠走进村子时，天色已经大亮，四周静得有些反常。几家小店铺都紧关着门，他有些迟疑地推开一家客栈小院的木门，这一推门可就没了退路。院子里竟然全是鬼子和伪军，他还没来得及转身，鬼子就一涌而上，铁匠只得束手就擒。随后，他被鬼子关进了一间关押着几十人的大屋子。铁匠一下子绝望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慢慢地冷静下来，他从被关押的人口中得知，自己是被鬼子抓了劳工。他忽然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如果日本人知道他昨晚一下子就干掉了三个鬼子，那他只怕劳工也干不成了。可他一想到还藏在玉米地里的妻子，心里就像扎了一根刺一样难以平静。没过多长时间，鬼子便将这近百名劳工一一捆绑后，押出了村子。

田野里杂草丛生，随风摇曳的玉米杆上挂着少得可怜的干瘪棒子，一条小道沿玉米地无穷地延伸。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押着劳工们正赶着路，铁匠行走在劳工队伍中不断地望着路边的那片玉米地，他知道妻子郭小环就藏在这片玉米地里。此时他只希望妻子躲得远远的，千万别落到鬼子手里。日本兵用绳索捆绑住每个劳工的双臂，劳工之间手臂相连，铁匠想跑根本没有可能。鬼子这是要把他们押往南坡集中营做苦工，铁匠曾经听人说起过

南坡集中营,那是一个神秘而又血腥的人间地狱。许多村子里被抓去的人还从没有活着回来的,他必须逮个机会溜走,否则这辈子别想再见到妻子了。

午后的太阳渐渐隐去,秋风抽打在铁匠那疲惫而又略显沧桑的脸上,他每走几步都要回头观望一下,内心的焦虑始终挂在脸上。劳工队伍在鬼子的一路踢打下行走得很快,铁匠再也望不到那片玉米地了。他不敢再去想玉米地里的妻子,那些可怕的念头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停留得太久,如果不能逃脱,这将是他与妻子永远的诀别。

鬼子不停地用枪托击打着一名走得慢的少年,这少年踉跄着倒在地上。铁匠一把拽起少年并用自己结实的身躯挡住了鬼子的枪托,他挽着少年紧跟着队伍。这少年名叫路小虎,长得一副机灵样,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的身体显得很瘦弱。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路小虎扯着刘铁浩的衣角问道。

铁匠轻声说:“听说是去南坡营做苦工。”

小虎心里一紧,慌忙说:“那咱们咋办?”

“小点声!别怕!你跟着我。”铁匠一直在寻思着逃走,他将手上的绳索都弄松了不少,可鬼子盯得太紧,即便挣脱绳索也没法逃走。劳工队伍被全副武装的鬼子像赶牲口一样赶到了一片荒郊野岭,南坡集中营那高大的岗楼和围墙已经越来越近,一切逃跑的想法都变得不再可能。

二

南坡集中营位于一片丛林旁,坐北朝南。南面是一片玉米地,北面背靠树林。整个集中营紧靠东侧的一个大土丘,位于一个凹形地带。这里是日军在华北关押中国战俘劳工的一处秘密中转站,每月定期都有一批战俘劳工从南坡被强行送往日本。集中营戒备森严,四周的围墙上安装着电网;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岗楼,围墙外还有一道深深的壕沟,就连一只飞鸟也难从这里飞出。许多战俘劳工在这里还没呆上一个月就会因伤病被“处理”掉,日军只把还能干活的战俘劳工押送到日本企业。

劳工队伍在黄昏时进入南坡集中营。铁匠望着四周的高墙电网,他意识到只要进了这个鬼门关,想要活着出去那就没什么指望了。可他此时却更加强烈地想念着新婚妻子,尽管生存的希望已经变得格外渺茫。

一旁的路小虎更是陷入了绝望,这孩子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并紧紧地抓住刘铁浩的手,铁匠感觉这孩子手心有些发凉并不停地冒汗。

“小虎！别怕！怕也没用。”铁匠重重地捏了一下小虎的肩膀。

路小虎也学着铁匠那样把身子挺得笔直，但人群中沉闷的叹息声还是让年少的小虎感到了恐惧。

集中营的操场上，骄横的日军大佐重光一郎和翻译中村正密切注视着这些被抓来的普通百姓，两条凶恶的狼狗吊着长长的舌头紧靠主子两侧。重光是集中营的最高长官，这家伙长得像个白面书生，可那对小眼里露出的凶光却和那两只狼狗的目光没有多少区别。重光对这批劳工很不满意，他需要的是更多身强力壮的劳工，可在人群中有很多老人和体弱者。每当一批新的劳工到来，重光都要进行一次残酷的“筛选”。这个家伙秉承了贪婪无耻、丧心病狂的法西斯衣钵，在纳粹集中营焚尸炉滚滚的浓烟遮天闭日时，这里的血腥也浸染着每一寸土地。

日伪军开始将百姓中的老弱者拉出队伍，百姓们抱成一团，气氛骤然紧张。重光一郎很不耐烦地走近队伍，这家伙掏出手枪亲手射杀了两名年老的百姓，操场上的血腥的帷幕正式拉开了。百姓们陷入了死亡的恐怖中……

日军小队队长恒田是个凶残的日本武士，虽然长得五短三粗，可他的面容看上去却少言寡语、表情木讷，更像一个北海道农夫。恒田见主子亲自动手了，这家伙便走进劳工队伍把一个老人拉了出来。老人看出其意图后，拼命抓住恒田的手乞求道：“我还能干活！你们不能这样！”

恒田狠狠将老人摔倒在地后，对老人连开三枪。老人躺在地上抽动了几下，便一动不动了。恒田把手枪插进枪套，将一只脚踩在死去的老人身上，他那残暴的双眼再次射向了人群。

操场上变得死一般寂静，死亡不可避免地继续着，每一个苍老的面容和瘦弱的身体都将被残酷清除。刘铁浩用自己的身体挡着路小虎，他额头的汗水像雨水般地流淌着。此时，有几个老人主动走出了队伍，他们似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到来的结局，既然无力改变这一切还不如从容赴死。这几个老人把本已弯曲的腰挺得笔直，有一位老人甚至还抹了抹自己杂乱而又稀少的头发，他们拖着年迈的身躯相扶相携地从人群中走出……

老人们的举动让一些日伪军停止了拉拽，只有伪军队长郭原似乎还在尽职尽责。这家伙总想在日本人面前露露脸、逞逞能，他那双贼眼正不停地在人群中搜寻着。郭原虽然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可他那流淌的血液早就变成了黑色。日本人就是他的主子，跟着主子摇尾巴混日子并没有让他感到羞耻，他还觉得自己混了个不错的差事。

路小虎那瘦弱的身躯引起了郭原的注意，这家伙刚要伸手去拉小虎，铁

匠挡在了他面前。

“你想干嘛？找死呀！”郭原警觉地骂了一句。

铁匠目光中带着怒火，他声音低沉地说：“他还能干活……”

郭原看了看小虎问道：“你小子身上还没四两肉，能干啥呀？”

小虎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期盼地看了一眼铁匠。铁匠瞟了一眼集中营对面土丘旁的砖厂，小虎立刻明白了铁匠的意思，他机灵地答道：“我会摔坏！还会修锁。”

“这小子干活利索，不比我含糊！”

铁匠将自己强壮的身体靠近郭原，想让这家伙赶紧走开。郭原不由得后退了两步，一旁的几个百姓也都靠了过来。刘铁浩做出了一个锁喉的手势，大有要拼命的架势。郭原感到了某种威慑，他也许有点明白眼前这个蛮牛般的汉子并不好惹，若真发了牛脾气，他这身子骨是经不起任何践踏的。这些人拿小鬼子没辙，要收拾他这个汉奸还是有机会的。在南坡集中营时常就会有汉奸莫名其妙地消失，郭原的前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尸首。这一点郭原至今还心有余悸，他顷刻间犹豫了一下，便放开了小虎。

“你小子还挺能！不过我得告诉你，砖厂的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郭原避开众多愤怒的目光后退出人群。

日军小队长恒田从走出人群的老人中挑选了六名不能干重活的人，其他自认为年事已高绝望赴死的老人重新回到了人群。没有人感到庆幸，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

日军把六名老人赶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已经有了几具尸体，这里便是集中营的停尸房。鬼子接下来想干什么，几名老人无需多想，他们抱成一团相互安慰。生命的终结本不该是这样的屈辱，可他们却无力改变。一阵短暂的寂静后，枪声残暴地响起，六个老人倒下了，他们一同带着遗恨踏上黄泉。

停尸房沉闷的枪声令操场上的百姓们感到颤栗，每个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铁匠悲愤地低下头，他仿佛看到了地狱。铁匠不再抱任何幻想，横竖一条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逃离南坡集中营成了他此时唯一的想法。

日军强迫留在操场上的所有百姓脱光衣服，百姓们羞辱难当，不愿顺从。鬼子除了拳脚相加外还残忍地用刺刀去挑那些不愿脱衣的百姓，皮肉随着衣服从百姓们的身体剥离……

铁匠怒吼道：“他娘的都给老子住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铁匠身上，铁匠快速脱光衣服，并说：“不就是脱衣吗？乡亲们！没什么要紧的，都

是爹娘生的，我就不相信他们穿着衣服就比我们多出一个蛋！”

百姓们相继脱光了衣服，正要拔刀的日军小队长恒田将挎刀放进了刀鞘。赤身裸体的百姓们被押进了消毒室。

消毒室里放着两个装满石碳酸水的汽油桶，几个鬼子站在汽油桶旁。劳工们被鬼子强行按在汽油桶里浸泡，他们稍有不从立刻就会遭到鬼子的毒打。这种石碳酸水对人的皮肤有极强的腐蚀性，根本就不能用作人体；可鬼子为了预防在劳工们爆发流行疾病而丧失劳动力，才想出这么个歪招。消完毒的劳工们被赶到操场上，他们光着身子在操场上围成一圈小跑着；秋风让他们打着寒颤，每个人的身上像蜕了一层皮似的变得惨白。

伪军们抬来了几捆服装，劳工们依次领着服装。这些服装都是从死尸上扒下的军服，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而且血迹斑斑。劳工们穿上这样的服装，然后列队进入了监房。

集中营有好几排监房，像一个个长方形的仓库。铁匠和路小虎同在一个屋子里，屋子中间是走道，两边睡人，全是地铺。每个铺位上都只有一张凉席和一个破毯子，劳工们进到屋子后犹如进入了一个黑暗的笼子……

天色渐渐黑了下來，监房在寂静中涌动着不安的躁动，劳工们大多无法入睡。窗外的月亮是那么清冷而遥远，岗楼上划破夜空的几道探照灯像几根巨大的绳索将集中营牢牢捆绑。监房内的劳工一个个哀声叹气、极度绝望，路小虎坐在铁匠身旁天真而忧郁地问：“铁子哥！你说鬼子会杀我们吗？”

铁匠摸了摸小虎的头说：“鬼子他妈的什么事情干不出来！不过看样子他们暂时还不会杀我们，他们还需要我们干活。”

“那我们能逃出去吗？”路小虎紧张而又天真地问。

铁匠微微地点头：“不逃出去就是死路一条……”

铁匠何尝不想逃出去呢！他的心思又回到了那片玉米地里。离开了他，妻子郭小环该如何是好，她还能安全地回到她的表哥家吗？那可隔着好几个村子呀！他一想到妻子就没法安静下来，他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切就都结束了。想到这里，铁匠逃出去的心情就格外强烈。他是个胆大的人，也颇有些心眼，可要从这里逃出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现在需要冷静下来寻找各种可以利用的机会。

忽然，靠墙角一侧的几个人的说话声引起了铁匠的注意，他起身过去想和他们聊一聊。铁匠刚走到墙角，那几个人便躺下了，谁都不搭理他。铁匠

没趣地回到小虎身边，他内心似乎有种说不出的沮丧。

“小虎！你知道这些人是哪的吗？”

小虎轻声说：“听说是小西庄的几个泥瓦匠，在县城里干活。”

铁匠细细地观察每一个人，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和这些被抓进来的劳工混熟，可是面对这些心如死灰、忍气吞声的劳工们，他不禁有点失望。他透过高高的窗子，望着天空清冷的月光，一种难掩的悲观情绪久久不能散去。他现在只能和小虎这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交流，其他人要么早已心死，要么各怀心机。

“小虎！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小虎哽咽着说：“家里没人了，俺爹娘就在几天前被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姐姐到县城赶集后再也没回家。这些天就我一人呆在我们家的锁匠铺里……”

铁匠眼一热伸手搂着小虎：“虎子！你就跟着大哥，大哥会照料你的。”

“铁子哥！你真好！”孤苦伶仃的小虎感到了一阵温暖。

“我一定会带你逃出去的，相信我。”铁匠说这话像是在给自己打气，更像是在给那不知下落的新婚媳妇说的。他不相信从此以后就这样失去一位即便是八辈子也难得碰上的好媳妇，他不相信自己就如此倒霉。可他一想起白天鬼子杀人的那场面，他的眼前便是一片不祥的阴霾。

一阵剧烈的喊叫惊动了整个屋子，许多躺下的人也都坐了起来。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受不了！”一个叫平子的小伙子从地铺上爬起来发疯似的乱窜着。

劳工姜云汉急忙起身将平子按倒在地：“平子！别喊啦！你会送命的。”

监房门一下被撞开了，伪军队长郭原手拿电筒怒吼道：“谁在闹？不想活了！”

“谁不想活了？到了这里谁不做恶梦呀？”铁匠翻了一个身面朝着郭原。

郭原将手电筒光照在铁匠脸上：“是你小子！我告诉你，我可记住你了。你要是敢带头闹事，你就别想活到明天。”

铁匠用手遮住手电筒刺目的光亮，打着哈欠说：“郭队长！没有人闹事，你赶紧回去歇着吧！”

姜云汉正死死地捂住平子的嘴，平子的泪水哗哗地流着。

郭原打着手电胡乱地照了一下躺在地上的劳工，他见没有什么异常后这才转身出去。监房外传来几声狗吠后，又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姜云汉松开平子，平子还在低声哭泣着。与姜云汉同村的大黑和华子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他俩都在责备着懦弱的平子。姜云汉哀叹道：“哎！咋办呢！”

这小子从小就胆小。”

“刚才还多亏了刘庄的那位大哥！瞧人家……”大黑说着便坐起了身。

大黑和华子嘀咕了几句似乎还想过去和铁匠聊聊，姜云汉制止了他俩：“快睡吧！明天还要干活呢！”

在姜云汉的劝说下，大黑和华子只得躺下了。其实，没有人能睡得着，明天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更加难以熬过的时刻。

当天夜里，集中营里又被押来了三百多名中国战俘，加上前期到来的几十名战俘和近百名普通老百姓，总人数达到了五百多。鬼子把所有战俘劳工分成了三拨进行管理。这后面到达的三百多人是国军成建制的的一个团，最高长官是一名叫周明桥的副团长。这些人是鬼子防备的重点，鬼子每天都要押着他们去离集中营几公里外的地方修筑工事，我们暂且把这批战俘当作第一拨。而早他们先期到达的几十名战俘，则被留在集中营听候调遣，这些人中有八路军战俘和国军战俘，他们应该被算作第二拨。最后的第三拨便是以刘铁浩为代表的那些普通老百姓，他们被安排在集中营一旁的砖厂干活。为了称呼的方便，我们先把他们称作为战俘劳工。鬼子为了分化瓦解战俘劳工，使他们没有更多的接触机会，把这三拨人分成三个不同的劳工小组。我们的故事先从这第三拨的普通老百姓讲起，因为真正的越狱行动正是从这批没被日本人看在眼里的普通中国百姓开始的。

夜晚的集中营日军指挥所里还亮着灯光，重光大佐正翻着一本花名册。所有的中国战俘劳工都被登记在册，除了籍贯年龄外每个人的身高血型及身体状况都有记载，这些人大多都是要被送往日本服苦役的。重光把花名册审阅了几遍，似乎有太多的忧郁。战俘劳工的数量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本土的需要，战争还在继续，日本在摧毁别国的同时自身也在遭到同盟国的沉重打击，最为明显的便是人力和资源的消耗。

翻译中村和小队长恒田像木桩般地站在一旁，等待着指令。

重光总算看完了花名册，他板着面孔说：“所有的战俘和劳工月底之前要全部送走，帝国需要他们。务必严密看守，不得有误！特别是那些战俘，他们每时每刻都想逃跑，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放下武器后就和那些普通的劳工一样啦！”

恒田和中村齐声道：“哈啾！”

恒田和中村离开后，重光在屋子里犹如困兽一般来回走动。每当一批战俘劳工到来时，重光都会显得焦躁不安，他无法预料这批战俘劳工中隐藏

着多少危险因素。每一次的逃亡和暴动都让他胆战心惊，再血腥的屠杀似乎并没有多少威慑力。重光那绷得紧紧的神经难得有缓解的时候，他随后拿上一件外套离开了屋子。

重光走到离他住所不远的一间平房前，他敲了敲门，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开了门。这女人名叫大岛枝子，年约二十，脸色很白，大大的眼睛里有很深的忧愁。枝子弓着苗条而又有些虚弱的身子微微地后退着。重光进屋后脱下外套，枝子急忙接过他的外套并将这又厚又重的外套挂在了一旁的中国式三角衣架上。屋子的中央放着一个小小的四方桌，桌上放着酒菜。重光跪坐在四方桌前，枝子给重光斟满了酒后小心翼翼地跪坐一旁。

重光坐得很直，即使是面对枝子这样一个女人，他瘦削的脸上也带着日本军人特有的那种骄横。他独自喝了几杯酒后，看了看一言不发的枝子说：“自从我把你从慰安所带来后，你好像一直不开心？”

枝子恭敬地低着头说：“大佐君！你是我的恩人，我非常感激。”

枝子不停地给重光斟酒，重光一杯杯地喝着。重光的目光盯着酒杯，似乎在酒杯里才能看清这个女人的内心。“你弟弟小林有消息了！”重光说着看了一眼枝子。

枝子忽然抬起头问：“他在哪？”

“他没来中国，随山岛师团去了南洋。”

“小林一切都好？”听到弟弟的消息，枝子的脸上顿时有了光泽。

重光放下酒杯点了点头：“你不必为他担心，大日本帝国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小林君已经是一个军人，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枝子流出了泪水，她无法理解一个还不满十六岁的少年为什么也被送上了战场，她更无法理解自己这么个在读的女大学生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中。在中国战场上，她看到了所谓大东亚圣战的血腥屠杀。日本军队烧杀掳掠，那些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也被大量消灭，被日本人宣扬的东亚共荣难道就是这些？她是一个日本人，可她却没有因作为一个日本人而感到荣耀，带给她痛苦和耻辱的恰恰是日本人。两年前，她作为日军的随军慰安妇被强征到中国东北，她和许多亚洲妇女包括中国妇女一样遭到了日军官兵的兽行摧残。她也许是幸运的，她遇到了曾经的大学老师重光一郎，重光把她从慰安所接了出来，随后她一直跟着他到了华北战场。枝子虽然脱离了慰安妇的苦海，心理上却无时不笼罩着阴影，她没有一天不想家、不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可是重光并没有让她如愿，她只能跟着他这个老师继续当学生，学习课堂上永远也体会不到的圣战，直到战争结束。

重光几杯酒下肚后两眼便直直地盯着枝子，枝子似乎知道老师又要“上

课”了，她习惯性地脱光了衣服，赤条条地躺下。重光像一个磨盘压在了她瘦弱的身体上，她感觉胸口一阵钻心的疼，却不敢表现出丝毫不快。重光一阵猛兽般的咆哮，她感觉自己被撕裂了一样，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皇军士兵们轮流碾压她的情景，她痛苦万分地忍受着，心里还要想着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她也在贡献着。她永远也搞不懂这种贡献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圣战”？不知过了多久，重光这个曾经的老师宣布“下课”了，那沉重的磨盘离开了她的身体，她终于可以长吁几口大气了。

枝子伺候重光穿好衣服，重光那副先前绷得紧巴巴的“帝国脸”在枝子的慰安后变得松弛下来。枝子将擦亮的皮靴给重光穿上，这家伙满足地整了整军服然后迈着大步离去，就像刚打了胜仗后走过那隆重的欢迎场面。枝子的任务完成了，她瘫软地躺着，那惨淡的目光宛如黑暗中就要燃尽的油灯的光焰。

三

自从铁匠到村子找吃的去以后，郭小环一直藏在玉米地里焦急地等待着。铁匠迟迟未归，这女人的心揪得紧紧的。当她正要走出玉米地时却发现日本兵押着的劳工队伍正从路边通过，她只得又退了回去。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步枪紧紧地跟在劳工队伍两旁，她几乎能够感觉到步枪上那刺刀的寒光。她透过层层叠叠的玉米杆能够看清一个个劳工的身影，铁匠那高大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她眼前。她仿佛被打了一记闷棍，压抑在心里的所有愤怒彻底爆发了，她好几次都想冲出玉米地，可她的腿脚仿佛已不再听使唤。

日本兵押着劳工们走远了，郭小环在玉米地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她尾随着劳工队伍来到了南坡。这个倔强的女人一直在集中营后面的树林里守候着，她不敢相信自己身边的亲人为何都这么快离她而去。当她终于感受到自己不再孤单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时，却还是没能逃脱这突如其来的厄运。她眼睁睁地看着铁匠被鬼子押进集中营，那个消失的背影如同被一个巨大的魔窟吞噬了。集中营高高的围墙电网和树林里遍地的坟茔尸骨都在预示着死亡，郭小环眼前一黑，没了知觉，黑夜的树林将她团团包裹起来。

在浓雾弥漫的树林中，夜晚很快就晃过了。郭小环从昏睡中惊醒过来，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方，树枝上小鸟的鸣叫唤醒了她的意识。她急忙